

柔软的棉线

作者：陶宗令（上）

直到今天，有些村子的放牛娃或是老牧倌都喜欢舍近求远地把牲口牵到一个叫作“刀坊”的地方去放牧。原因很简单，那里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河套”地带。你只要把牲口牵到“套里面”去，自己留在“套口”，牲口和放牧人就都可以自由自在，省心省力了。

别看刀坊现在荒芜得很，但以前却是整日里“叮叮当当、人声鼎沸、亦工亦农、商贾如织”的繁华之地。说到这里，看官因该明白了吧？原来，那里曾经是个农商并茂、铁器作坊云集而闻名的乡间集镇，自然就热闹得很哦。

君不见，人类从遥远的混沌中走来，先经过石器时代、再到青铜时代，后来又到了铁器时代，农耕文明的步子可以说是一步比一步结实、硬朗、锋利。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炼铁技术的产生。因为铁器的特点是硬度高于铜器，所以最早冶炼出来钢铁基本上都是用制作具有切割功能的“刀具”的。比如刀耕火种的犁耙锄铲，砍木成器的斧头锯子，伙房用的菜刀柴刀，当作兵器的钢刀利剑等等。总之，社会文明从低端迈向高端，哪一步能够离得开刀具呢？于是，

刀坊便叫作“刀坊”了。

可惜的是，热闹繁华的刀坊镇却在清朝同治年间从地图上消失了。

同治九年，黄河故道水患猖獗，刀坊所在的全县颗粒无收、瘟疫四起，不少乡村道路也被洪水淹没。一天、十天、半个月、二十天……被洪水和瘟疫双重折磨的乡民望着迟迟不肯退去的洪水，实在熬不下去，只好纷纷关门闭户，打点行李，准备背井离乡，保住性命要紧。正在此时，县衙却突然下令，命所有灾民不得外出，男女劳力悉数参加修堤筑坝，挖沟引渠，以谋抗洪逆险，长远安康。同时还规定乡、里、甲、保各级组织层层落实，不得渎职。

长官一语，言出法随。乡民无可奈何，只好荷锄挑筐，勉强参与。由于刀坊乃这次水患的重灾区，乡民原本已经被持续多日的灾难折腾得饥不裹腹，难以存活，哪有力气来做挖土挑泥的重活？于是第一天就饿死、累死两人，染疫者也增添三个。该乡里尹闵某见此情形，不免顿生怜悯之心，遂到县衙请求可否按人头每日发给陈粮一斤，以提升力役体能，促使治

水工程早日完成。

刚到任不久的余县令听后并未当即作答，只是“嗯嗯”地点了点头，再款款说道：“鄙人方履新职，诸多情况尚不明晰。正好明日有朝会集议，不妨一并取谋于众之”。

“所言甚是、所言甚是”。闵里尹唯诺两句，告辞离去。

次日一早，与会官吏云集都堂。只见他们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要知道，这可是新任县令第一次主持朝会啊。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且不说一些新的谋篇布局会在会上透露端倪，更值得注重的是，新县令来了必然要提拔一批“信得过”的各级官员。所以在正式任命前的过渡期，就是对上司“表忠”的最佳时期。尽管“表忠”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起码要从形象上给新县令留个好印象吧！

出人意料的是，余县令在朝会上的发言甚为简短。仅仅说了几句在下新来乍到，还望诸君齐心相掖，共襄要是之类的客套话。随后便话锋一转：“眼下正值洪灾泛滥，当务之急乃同心一致，抗洪逆险，为国为民分忧。在此紧要关头，也有

人建议开仓拨粮给力役增加口粮。这个建议虽好，但御洪刚刚开始就开仓纾困，削减库存，岂不事与愿违。依在下管见，不妨先行数日，再择机决策。

“所言极是！”
“所言极是！”……众官吏皆点头肯首、高声附和。

闵里尹虽说职微位薄，却也熟谙官场之道。听了县令之言，看了这个阵势，心里“咯噔”一惊，再也不敢冒失。

朝会过后，乡镇里甲各级官吏纷纷表态坚决响应县衙的精心部署，不折不扣地履行余县令的各项训导。很快，抗洪逆险的气氛就被全面调动起来了：敲鼓打锣的、张贴告示的、上门登记督导的、划分区段的……一时间，整个刀坊处于一种亢奋之中。好像这架势并不是为了避免什么，而是为了欢迎什么。

按照各个保甲的规定，在尔后的日子里，所有的力役一律自备馐菜茶水，卯时起工酉时收息，不得偷工减料、撒懒惰力。凡有无故缺工者，概以违令抗法论处。个别牌组还规定，工役期间不得谈论政事，不得挤眉弄

眼云云。

抑或老天爷故意作祟，自从抗洪逆险被各级组织层层响应、重新统筹、从严运作后，小雨变成大雨甚至暴雨，水位越涨越高，有些区段完全被洪水淹没，有些堤坝则出现泉涌。而抗洪现场的力役更是因为难以承受日益加剧的食物短缺和体力透支，饿死累死的案例层出不穷、与日俱增，河道上游不时有停满绿头苍蝇的尸体顺流急下。

却说有一天的未时时分，雨点逐渐变小，日头变得毒辣。趁着片刻休歇后的复工，属于刀坊第一牌区段内有两个人影偷偷地顺着堤坝潜到一个隐蔽处。

“从后面绕过去，先回家打点行李，啖过食，再远走他乡”王姓后生轻声说道。

“嗯嗯，我的行李早就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动身”凌姓后生轻轻地回答。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都是镇上铁匠户的儿子，也都住在靠近镇头的同一牌组。由于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又累又饿的煎熬、瞧见死尸的恐惧以及被人胁迫的痛楚而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